

黄瓜拉皮儿  
盆子里呼噜呼噜搅拌  
拆骨肉  
刺啦刺啦撕巴两碗  
杀猪菜  
满满登登端上桌(哟)  
刚出锅的饺子  
热气腾腾  
包裹着一年到头的心愿

大碗儿酒  
浮溜浮溜斟满  
八仙桌子  
挤挤插坐个溜严  
全家人  
天南地北聚一起  
一个红火火的“年”字  
写满了  
万水千山的团圆

离乡人——  
带着千里万里的期盼  
把一个个遥远乡愁  
都悄悄  
珍藏在行囊里边  
今晚终于拿到餐桌上  
那挂着泪花的情感  
有涩,有酸  
有苦,有咸  
此刻竟化成了一种味道

那就是人间  
最美妙最动情的甘甜  
故乡老人——  
老眼昏花、翘首企盼  
在自家土豁豁老墙上  
用指甲一道一道  
画着对儿女的思念  
从清晨画到傍晚  
从月弯画到月圆

那道道——  
有深有浅  
有窄有宽  
多像一条深情的小溪  
丝丝缕缕  
流淌到了今晚餐桌前

除夕——  
包裹了  
人间多少情感  
一半写满过往的眷恋  
一半伸向岁月的明天

年夜饭——  
记录了多少生命感念  
又雕刻了多少烟火情缘  
只要你  
能吃上这顿团圆饺子  
下一个三百六十五日  
就注定是和美美的春天

年夜饭

□王长元



郑拓 摄



刘佳 摄

过大年，这是中华民族众多节日中最绚丽多彩、辉煌夺目的节日，节日中表现出来的福、禄、寿、喜、财等祥瑞文化，充满了亲情、乡情、友情之美，艺术智慧之美，天人合一之美，彰显了博大精深的文化与昂扬向上的精神风貌。

农历大年三十，人人着新衣戴新帽，未时刚到，不知谁先放了一个鞭炮，接着村村落此伏彼起，鞭炮声络绎不绝，一场辞旧迎新的贴挂俗，让千家万户门前擎红挂绿。

“爆竹声中一岁除，春风送暖入屠苏。千门万户曈曈日，总把新桃换旧符。”宋代诗人王安石一首《元日》诗描画了一幅“春满人间”的气象图。

春联由对仗的上下两联构成，横批一般为四字，多为揭示联语所包含的内容，比方说三间房两根明柱对，一般写“万里长江飘玉带，一轮明月滚金球”。大门对：又是一年春草绿，依旧十里杏花红，横批：春满人间。风门对：天增岁月人增寿，春满乾坤福满门，横批：门迎紫气。屋门对：忠厚传家远，诗书继世长，横批：路得青云。

也有写“向阳门第春常在，积善人家庆有余”“人间锦绣藏金屋，天上笙歌送玉麟”“身居光天化日下，家在青山绿水间”“平安即是家门福，孝友可谓子弟风”。

也有写“一元二气三阳泰，四时五福六合春”“近水楼台先得月，向阳花木早逢春”“华夏有天皆丽日，神州无地不春风”。马年春联多是：骏马奔腾开泰运，吉星高照纳千祥，横批：马到成功；骐骥奋蹄奔大道，春风送暖入华堂，横批：前程似锦；一马当先开胜景，万事顺遂启新程，横批：龙马精神。

仓房、井栏、鸡架、猪圈、牛栏、马厩、院落、树身、厨房、商店等，则为“五谷丰登”“黄

金万两”“日进斗金”“井泉大吉”“金鸡满架”“六畜兴旺”“牛寨南山虎，马如北海龙”“车行千里路，人马保平安”“出门见喜”“满院春光”等等。

横批是“一元复始”“二气调和”“三阳开泰”“四季平安”“五福临门”“六合同春”“七星高照”“八节康宁”“九九归一”“十分春色”“百福并臻”“千祥云集”“万方同乐”“亿祝斯年”。亦写春条，单张条幅以春为题，贴在房门右墙上，词曰：“春天日春水流，春草地上放春牛，春花开在春园内，春鸟喜落春树头”等等。

贴门神。门神是我国最受信仰的神祇之一，从其诞生前，体现了民众的祈福消灾意识，同时，挂签又是“挂钱”之谐音，有发福生财之意。

千香百美要数年夜饭。年夜饭又称“团年”或“合家欢”，来源于古代年终祭祀仪礼，这顿饭后，告别旧岁，迎来新年，所以又称“分岁”。正因年夜饭如此重要，所以才有“说一千，道一万，三十晚上吃顿饭”的俗谚。一年不赶，赶三十下晚儿。12道菜编组的年夜饭，不知世界上，有哪顿饭能与之媲美。12道菜，象征一年12个月，月月有吃有喝，吃喝不愁；也象征家庭、家族的大团圆。12道菜没有全国统一固定菜单，但有通用搭配逻辑：四凉八热，四平八稳。

## 藏在年俗里的中国式浪漫

□施宏霖 施立学

至今，已历两千余年。作为沉积了千年的文化传统，在祥瑞的气氛中，门神已化作一幅色彩斑斓的门画。

贴年画。年画起源于门画，旧时多以五谷丰登、连年有余以及风俗传说等为主题，如鲤鱼跳龙门、金玉满堂、岁寒三友、天官赐福、龙凤呈祥、榴开百子、招财进宝等。还有的年画传承了历史传说，如三娘教子、天河配、西厢记、盗仙草、哪吒闹海、长坂坡、空城计、魁星点斗等等。画面生动、情趣盎然，赚得全家喜，能生逢草鞋。

贴挂签。挂签也叫门笺、挂千、挂钱，是将五彩纸剪成各种花纹和穗子，形似流苏，挂于屋内房梁、门窗、祖宗影像

“穷过年，富过年，没吃饭子没过年”。东北人崇尚过大年吃饺子，从饺子的选料、制作、摆放、蒸煮到食用，创造了一整套饺子文化习俗。

素腊八荤过年，过年包饺子不可含糊，必须是肉馅。一家人围绕桌前，擀皮的擀皮，包馅的包馅，祥瑞满堂。煮饺子也有讲究，要说：“元宝下锅！”饺子煮破了不能说破，要说：挣了，挣大了。饺子熟了，天一只，地一只，第三只敬祖先。饺子，包的是福气，煮的是红火，吃的是团圆，藏的是来年好运气。

一夜连双岁，五更分二年。新岁新年，春风得意，大路通天。

过年

欢天喜地



崔伟君 摄

像孩子一样过年

□刘怀

孩子是快乐的。

孩子的快乐是高鼎的“放纸鸢”，是杨万里的“追黄蝶”，是辛弃疾的“卧剥莲蓬”，是白居易的“偷采白莲”，是袁枚的“欲捕鸣蝉”……

只不过，现在的孩子和他们描写的不一样，和我是孩子时也不一样。

我是孩子时，没有课外班，只有一本几天就能做完的寒假作业；

我是孩子时，没有电子游戏，连电视都很少见，有的只有寒风呼啸中的追逐恣意；

我是孩子时，没有想吃啥就吃啥的奢侈，几块水果糖就是最甜的童年记忆；

我是孩子时，一件衣服缝缝补补穿好几年，只有考试拿到了第一名，才有新衣服穿；

我是孩子时，总是盼望着过年，有糖吃、有新衣服穿、有一两块钱的压岁钱……

那时的孩子，是快乐的。

过年是快乐的。分别了一年的家人，可以齐聚一堂；好久不见的亲朋好友，可以凑在一起叙旧。只是，物质极大丰富了，当年要过年才能满足的欲望，如今已经成了日常。但当年的快乐，还能复制吗？

小时候过年，年前年后都快乐，那热闹，那乐呵，那喜庆，那忙碌，仿佛日子都雀跃起来了。家家开始置办年货了，买肉、买米、买面、买糖块、买瓜子、买鞭炮，还要买冻梨冻柿子。这些虽然买了，但孩子们只能看着，惦记着，盼望着，掐着指头算日子，到真正过年时才能享用。

过年，是家里最亮堂的一天。

前几天，要糊墙、糊棚，打好糨糊，用新买的报纸糊上上一年有点泛黄的旧报纸。糊墙也是技术活儿，不仅要把报纸贴得边对边缝对缝板正正，还不能打绺。糊完棚和墙的屋子立刻就亮堂不少，晚上睡觉，躺在炕上，就望着棚上的报纸，一字一句地默念，还学会了不少生字词呢。

过年，是家里最香的一天。腊月二十九，就开始烀猪肉了，家家户户都飘荡着肉香。负责烧火的孩子，总能在肉烀好时，得到妈妈犒劳的一小块肉，人还没离开锅台，肉就进肚子了，从嘴里到肚里香一路。过年嘛，一年就只有这一天，家家都要做几个好菜，那时没有新鲜蔬菜，年夜饭大多以肉为主，除了用猪肉做的菜，还会有关东菜，饭桌上那叫一个香，这一天，能吃掉一年中大部分的肉，也是一年中唯一吃肉管够的一天。大人们不管会不会喝酒，都要香香地抿几口，谈天说地，东拉西扯，笑声伴着香气飘荡着。

过年，也是家里最甜的一天。家家都会把糖块、瓜子用托盘装好，随意吃。平时鲜少能吃到的甜，在这一天可以肆无忌惮了，每个孩子嘴里都含着，连呼吸都是甜的。到了晚上，就有化好的冻梨和冻柿子吃了。那时是没有新鲜水果的，只有这两样。孩子都等不及化了，专爱在冰天雪地里啃冻的，一口啃下去，一个白印，一股凉意和着梨的酸甜在嘴里化开，还来不及细品，就迫不及待啃第二口了。

过年，还是家里最响的一天。一天三顿饭，从早上就开始放鞭。但这三顿饭放的鞭，也是有薄厚之分的。一般早饭放鞭，就是意思一下。到了下午那顿饭，才算正式开始，家家都会放一大挂鞭炮，还有二踢脚，此起彼伏响个不停。最响的要数年夜饭，这顿饭一般都在零点前，有些人家等不及，夜里九、十点钟就开始了，家家都拿出最长最响的那挂鞭，还有最多的二踢脚，那时根本就听不出是哪家放的，鞭炮也不是那连续的脆响，应该用“炸”来形容，满街、满村都硝烟弥漫，炮声震天，即使在屋里，说话不扯脖子喊都听不见。而孩子们最喜欢的是把小挂的鞭拆开了，拿个点燃的香头，点着一个鞭炮扔出去，一声脆响，就开心得不得了。

过年，更是这一年中最“阔”的一天。准确地说，应该是初一这才是最阔的。吃过早饭，就开始七大姑八大姨挨家拜年。进了门，要给长辈磕头，自然就有压岁钱了。家境好的长辈出手大方，会給一块钱或两块钱，家境不好的，最少也会给两毛钱。攒起来，可是一笔不小的收入呢。当然，大部分要交给父母，他们也得给别人家孩子压岁钱，这个钱，大部分其实是转着圈走一遭，但总会有一小部分落入孩子的口袋，有时可能只有几毛钱，但那也足够摆摆阔了，这一年不就有了零花钱了吗。

孩子是否快乐不重要，重要的是我们要像快乐的孩子；过年也不重要，重要的是要像孩子一样快乐。能否像孩子一样，不关乎年龄，而在乎心境。

年老由天，而心少则由己。老有少心，把心思减少一点，把负担卸下一点，把欲望放低一点，把烦恼忘掉一点，把生活的琐碎放在一边，像孩子一样简单，像孩子一样蹦跳，不管多大年龄，都能像孩子一样快乐。

成年人、老年人和孩子的区别，在于心里揣的东西太多。那么在此时，在年关，不妨把心里调一调，高兴的事儿加个平方，闹心的事儿打个根号。今天，就像孩子一样，过年！

吉祥如意

爆竹



刘佳 摄

声声

